

中國語文丛书

语 法 论 集

第三集

B13X41/20

9133

25#3



中國語文杂志社編

商务印书馆

中国語文叢書

语法论集

(第三集)

中国語文杂志社編
商務印書館

內容提要

這是一本討論漢語個別語法問題的論文集，共收有六篇論文。其中談先秦否定句代詞賓語位置問題一文，引用了大量資料，對古漢語中這個看法分歧的語法問題，提出作者個人的意見。談漢語動詞的“語氣”系統一文，則是對現代漢語的動詞在表達語氣概念的現象上，加以比較科學的分析和归纳，可以說是一個新的看法。

作為漢語語法研究向深廣發展的參考，这几篇論文是值得向讀者推薦的。

中國語文叢書 語法論集 (第三集) 中國語文杂志社編

商務印書館出版
北京東城布胡同 10 號

[北京市審刊局出版業審查許可證出字第 107 號]

新華書店總經售
商務印書館 上海廠印刷
統一書號 9017·159

1969年12月初版 開本 850×1168 1/32

1969年12月上海第1次印刷 字數 148,000

印張 62/16 印數 1—10,000

定價：(7) 0.65 元

目 录

- 汉语动词的“语气”系统 張秀 (1)
- 补语式发展试探 楊建國 (29)
- 汉语有没有递系式? 孟維智 (49)
- *
- “是”的用法演变 馬忠 (55)
- 近代汉语中句末语气詞“則个”“者”“著”“咱”“罷”
“波” 徐德慶 (100)
- 先秦否定句代詞宾語位置問題 周光午 (128)

汉语动词的“语气”系统^①

张秀

一 从普通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语气”的定义及内容

在汉语中，“语气”这个词的意义比较含混。有时表示措词的轻重缓急；有时表示说话人的态度：肯定、否定、疑问、感叹等。在传统的语法理论中有大批的虚词被称为“语气词”。本文讨论的语气是指普通语言学中的语气范畴（或称为“式”）。

什么是语气？维诺格拉多夫著《俄语词法》动词章中说：

语气范畴所反映的是说话人对于动作和动作者（人或物）的联系的性质所持的观点。它表现由说话人角度对于动作与其主体间的联系的现实性所作的估价，或者表现说话人对于实现或否定这个联系的意志。这样看来，语气范畴就是在动词系统中确定动作的情态（модальность）的语法范畴，这就是说它标明由说话人确定的动作对现实的关系^②。

莫斯科大学出版的《现代俄语（形态学）》中说：

表现动作（或状态）对现实的关系的语法范畴叫做语气。如上所述，语气是表现述谓性关系的基本形式之一。因此，按照更精确的定义，语气不是表现动作本身对现实的关系，而是表现在句子中在动作与进行这个动作的主体之间或者在状态与经历这个状态的主体之间建立起来的那个联系对

① 本文为《汉语动词的体-时系统》的姊妹篇（见《语法论集》第一集）。有些术语的定义请参阅该文。

② В. В. Виноградов: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ое учение о слове)» 动词部分 § 56, 581 页。这本书的动词部分有中译本。

現實的關係①。

上面引的兩段話，說法雖然不完全相同，但意思却基本上一致。他們都引述了通常的說法，即：“語氣範疇表達動作對現實的關係”，但同時也都給這種說法作了下列的訂正；即認為語氣範疇表達的是動作與進行這個動作的主體（或狀態與經歷這個狀態的主體）之間的聯繫對現實的關係。其中尤其以《現代俄語》中的說法更為清楚。他們所以要強調這一點，正是因為：表達動作或狀態的詞脫離了主語是沒有情態可言的，只有在和主語結合起來的時候才能和現實性、可能性、必然性、或然性等發生聯繫。據此，我們可以說：“語氣”是一種述語性範疇。這就是說，只有當句中述語用的動詞才可以具有語氣範疇，而不定式、形動詞…等就不可能有。

我們引入一個術語“事件”（событие，event）。下列四種情況都可以叫做一個事件：（一）某一主體進行一個動作，（如：“我說話”）；（二）某一主體經歷一個狀態，（如：“我很開心”，又：“他的臉紅了”）；（三）某一主體具有某種性質或特徵（如：“這朵花是紅的”）；（四）某一主體屬於某一類型（如：“我是學生”，“他當了先進工作者了”）。

這樣我們就可以把語氣範疇的定義表述為：語氣範疇表達句中所說的事件對客觀現實的關係。

從普通語言學的角度來考察，根據事件和現實的關係的差別，語氣範疇可能包括下列各種語法意義。

A. 有關事件的現實性與可能性的語法意義。

A1. 對於某一事件的現實性的肯定、否定或疑問。這就是直陳語氣（утверждающее наклонение）。它還可能進一步分化為三個“分語氣”（поднаклонение），即：一般式（общее），目睹式

① 《Современный Русский язык—морфология》动詞章，§ 20, 283 頁。

(очное), 傳聞式 (заочное)。一般式直陳語氣只對事件的現實性作一般性的論斷；目睹式則表明說話人要強調他所說的都是他亲眼看到的，因此有保證絕對真實的意味；至于傳聞式則表明說話人強調他所說的東西是來自傳聞，因此不能絕對保證。一般的語言只有一般式，而有的語言却具有這三种分語氣（例如朝鮮語）^①。當然也可能分成一般式、置信式和存疑式^②。

應該注意事實上一般式直陳語氣有時在某種程度上接近于中性語氣，因此可以加上帶有情態意義的虛詞來賦與句子以不同的情態色彩。試比較：

他来了。他真来了。他大概来了。他說不定已經来了。……

A2. 对于某一个事件的可能性的肯定、否定和疑问属于可能語氣 (потенциальное или возможное наклонение)。但是只有利用語法形式来表达事件的可能性范畴时，我們才認為他是“可能語氣”，而那些用詞彙形式表达的就不算。例如：我能游泳，他今天可能来，他不会来…等都不是可能語氣。因此我們認為：与其說“我能游泳”這句話是对“我游泳”这个事件的可能性的肯定，不如說它是对“我有游泳的本領”这个事件的現實性的肯定。从形态学的观点来看这些句子仍属于直陳語氣。

B. 有关事件的必然性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 和偶然性 (случайность) 的語法意义。

B1. 对于某一事件 (或其相反事件) 的必然性的肯定否定，叫必然語氣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ное наклонение)。

B2. 对于某一事件 (或其相反事件) 的或然性 (вероятность) 的肯定或疑问，这就是或然語氣或蓋然語氣 (вероятностное наклонение)。

① 見 A. A. Хомякович 著《Очерки грамматики корейского языка》, (朝鮮語法概論)。

② 所謂存疑式并不是說一点不相信，只不过因为它并不是驗証过的，因此抱“姑妄言之”的态度。

лонение)。这又可以分为两种分語氣：“預料式，(推定式)” (предположительное)，一种是估計式 (оценительное)。

注意这里提出来的“相反事件”的概念。比方說“我說話”的相反事件就是“我不說話”。我們在此沒有提出“对事件的必然性或或然性的否定”。事实上，对某一事件的必然性的否定就相当于对它的或然性的肯定(不一定来≡或許來)；而对于某一事件的或然性的否定就相当于对其相反事件的必然性的肯定(不会來≡一定不來)。因此这两种情况不需要专用的表达方式。

應該注意，当我们討論某一事件的必然性和或然性的时候，这个事件(或是它的相反事件)一定还没有发生，也就是說結果还没有揭晓。因此这两种語氣和将来时有密切关系。例如朝鮮語中表将然的“ए”也可以表示或然。因此与其說它是兼表直陈語氣将来时，和或然語氣的接尾部，不如說它只是或然語氣的接尾部，不过在用現在时的情况下可以引伸为将然的意义。这样一来“ए”就不算“一形多义”了。

印地語可以借用預料語氣 (предложительное наклонение) 表达“将然”。日語的表示将然和或然的語法形式也是同一个。

B. 关于对某一事件的发生的假設或对某一事件在一定条件被滿足时实现的必然性和或然性的肯定或疑問的語法意义。

B1. 对于某一事件的发生的假設，这就是假設語氣 (гипотетическое наклонение)。根据所假設的事件的可能与否，又可以分为假定式和設想式。試比較英語的 if it were... 和 if it should be...。前者是設想式，而后者是假定式。

B2. 对于某一事件在一定条件被滿足时实现的必然性和或然性的肯定或疑問。这就是条件語氣 (conditionalis, условное наклонение)。条件語氣这个名称容易使人誤認為使用它的句子是一个条件。事实上使用条件語氣的句子并不是一个条件而是在

一定条件被满足时将要实现的结果。(也許把它叫做制约语气(обусловленное наименование)更恰当一些。)

根据事件在一定条件被满足时实现的必然性和或然性,可以把条件语气划分为充分条件语气和必要条件语气。例如:“在平地上只要把水加热到摄氏 100° ,他就开始沸腾。”又如“只有到了冬天才会下雪。”前句是充分条件语气,后句是必要条件语气,因为即使是在冬天也不是天天下雪。

Г. 有关说话人的意志、愿望及见解的语法意义,以及有关客观情况或社会道德规范的要求或容许的语法意义。

Г1. 敦促别人把某一事件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这就是祈使语气(пожелательное наклонение)。由于要求的性质不同(命令、建议、劝告等),由于对话人之间的关系不同(长幼、亲疏、生熟等)可以分化为一些分语气:如命令式、嘱咐式、敦促式、请求式、恳求式等。表现对事件的禁止或防止的可以叫做禁止防止语气,也归于此。

Г2. 希望某个可能或不可能的事件发生,这就是愿望语气(желательное наклонение)。可分为两个分语气:表示对可能事件的愿望的可称为“希望式”,表示对于不可能事件或可能性很小的事件的愿望的可称为“祝愿式”。

Г3. 表示“某一事件的发生是应该的”,这可称为“应然语气”(долженствительное наклонение)。又可分为义务式(обязанностное)和必需式(подобостное)。前者表达社会道德标准所要求的,后者表达客观情况所要求的。土耳其语具有应然语气。

Г4. 表示“某一事件的发生是容许的”。这可称为“容许语气”(позволительное наклонение)。它又可分为允许式(разрешительное)和可行式(приемлемостное)。前者表示某一事件的发生是被允许的(被说话人,被第三者,被社会);后者表示这一事件是客观形势容许的,切实可行的。

I6. 表示完成某一事件的企图、决定、尝试、保证等。可以分别叫做企图语气、决定语气、尝试语气、保证语气等。

丁. 复合语气：凡用复合形式表现两种语气的语法意义的结合都可以叫复合语气。条件语气最容易和其他语气相结合，形成条件可能语气、条件愿望语气等等。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 语气表达事件对现实的关系的性质，因此与其说语气范畴属于动词，还不如说它属于全句，更为恰当。由此可以得出推论：汉语动词的语气多半由构形助词表达，这个事实是不奇怪的。

2. 语气表现事件对现实的关系，因此“语气”与“体”有严格的区别。高名凯先生说：“‘式’其实也是‘体’的一种，……”这是不够正确的，这把不同方面的语法现象混为一谈^①。谢列勃连尼柯夫同志在《有关语言学的几个问题》中对这种现象提出了公允的批评。（见《论语法结构的研究方法》（四），37—40页）

3. 严格地说，“直陈语气未来时”应该算是一个“定语矛盾”（contradiccio in adjectio），因为“未来事件”多半是或然的，至多不过是必然的，但绝对不能认为是现实的（还没有实现）。因此有许多语言的未来时只是“或然语气未来时”（如朝鲜语、日语、印地语）。汉语的“将”可以认为是“必然语气未来时”，它仅能用于科学的预言，例如：

帝国主义者的侵略阴谋将以失败而告终。

×月×日×时将发生月蚀。

这种语气不能在口语中运用，但在书面语言中却是很常用的。

还有些语言的未来时起源于直陈语气，但用了表示希望、应

^① 见《语法论集》第二集《语法范畴》一文（47页）。高名凯先生又把“体”分为进行体、暂时体、完成体、未完成体、起动体、意欲体、使动体、反身体、忍动体、恶果体、善果体、共动体、应然体、似动体、可动体、止动体、小动体、叠动体等（同书46页）。这就把“体”、“时”、“态”、“式”等全部混在一起了。

然、意志等意义的辅助词，例如保加利亚语用 *та*（想、希望）的单数第三人称形式 *то* 来形成未来时（肯定形式）。英语的 *I shall* 的未来时意义起源于应然（试比较 *you shall, he shall*），而 *you will, he
she
it* } *will* 的未来时意义则起源于意志，（试比较 *I will*）。

4. 语气既不是纯粹的客观范畴，也不是纯粹的主观范畴。以上分类中，A、B、C 各类都是对客观现实中诸对象中间的联系的现实性、可能性、必然性、偶然性、因果性的反映，因此是客观范畴；但是这个反映的正确程度却和说话人的主观有很大关系。置信式、存疑式显然带有主观断定的色彩。D 类各项都是反映说话人（及其他）的意志、愿望及主观见解的范畴，因此是主观范畴，但是这种意志、愿望及主观见解都是对客观现实的作用的反应和回答，都是受社会力量和客观形势规定或制约的，因此也必然受客观规律的支配和决定。

以上的分析，是从普通语言学的角度出发的，因此尽量求其完备（当然还不能说已经完备了）。事实上没有一种语言完全具有上述的各种语气^①。根据“语法的选择性原则”，现实的语言通常只用语法形式来表现上述许多语气的一部分，而其他的则用下述三种方法之一来解决：

1) 利用词汇形式表现，例如许多语言的容许语气、应然语气是用情态助动词表现的，必然语气和或然语气是用情态词 (*модаль-ные слова*) 来表现的。这就出了语法的范围。

2) 兼指法：凡相近的语气可以用同一语法形式，例如假設语气、愿望语气和可能语气等在印欧语言常具有同一形态，即组成虚拟语气。

^① 如果我们认为这些语气都是无所不在的语法范畴，那就重复了“唯理语法”和墨山宁诺夫的“概念范畴”的錯誤。

3) 代用法:有时可以用一种語氣的形态去表現另外一种語言的語法意义。俄語的祈使語氣就可以代替假設語氣,例如:
Знай я об этом раньше=Если бы я знал…。在研究語法时,我們既不能唯心主义地把不同意义的情况一概認為是几个不同的語言,而不管他們的形态是否不相同;同样也不能形而上学地只認形态而不去具体地分析兼指、代用等情况,把同一形态的不同意义的用法都混为一談,或者由于看到有兼指、代用的情况存在而把語言范畴的存在一齐否定。

5. 語氣 (наложение) 与情态 (модальность) 的区分:

凡語言的語言意义是以語言形式表現时,我們称之为“語言”,而以詞彙形式表現的情况,我們称之为“情态”。凡表現情态的助动詞、助詞、插入詞、副詞等分別称为情态助动詞…。

6. 語法形式和詞彙形式的区别是什么?

1) 詞彙形式的詞彙意义还保留全部或一部分,而語言形式是没有詞彙意义的。例如“了”[la]不是詞彙形式而是語言形式。不会有有人(除了語言学家)由它联想到“了結”的“了”[liau]。

半語言化的實詞(實詞虛用)仍視為詞彙形式。如“你用用看”中的“看”表现了嘗試的意义,但他仍算詞彙形式(熟語)。

我們說“来过、买了 [le]、燒热、找遍、拿开,走进去、打起来”都是限界体,似乎它們沒有共同的形态,都是詞彙形式,实际上这里共同的語言形式就是“动补結構”这一个“构詞法公式”。

2) 語法形式必須是它所表現的語言意义的“充分”兼“必要”条件,即必須存在这样的关系:有此形态就有此意义,无此形态就无此意义。

3) 对于某一个語言意义來說,其語言形式必須是唯一的,对于某一个語言形式來說,其語言意义必須是可以辨認的。

7. 对研究一个語言的語言构造及建立其語言体系的工作应

提出下列要求：

- 1) 系统性：例如把完成、持续、可能、应然、尝试、重复等都算成“体”，就是毫无系统的。无系统性就说明对于语法现象的認識不正确。
- 2) 明确性：每一种语法现象應該得到一个明确的唯一的解釋，不應該有两可的情况。
- 3) 无矛盾性：不允许有自相矛盾的結論。假如我們把句終助詞“了”[la] 規定为“完成体”，或“完成过去时”的形态，那么这个名称就和“进入新的状态”这一个语法意义相矛盾。
- 4) 合理性：对于语法现象的解释都應該合乎情理，符合事物的发展規律，也不應該違反語感。
- 5) 完整性：语法理論的完整性表現在沒有一个语法現象它不能解釋上面。

二 汉语动词的语气系統

按上节所說的原則，汉语语法中可以分析出下列几种语气：

- | | |
|---------|---|
| 1. 简单语气 | (1) 直陈语气 A1 (置信语气 Γ^7a 决定语气 Γ^{66} 附此)。 |
| | (2) 可能语气 A2 (容許语气 Γ^4 附此)。 |
| | (3) 条件语气 B2 (包括充分条件语气和必要条件语气)。 |
| | (4) 假設语气 B1 |
| | (5) 愿望语气 Γ^2 (包括希望式和祝愿式)。 |
| 2. 复合语气 | (1) 条件可能语气 (条件容許语气附此)。 |
| | (2) 条件愿望语气 (包括条件希望式及条件祝愿式)。 |
| | (3) 其他。 |

雖然看来是难以相信的，不过事实証明这些语气是存在的。

1-1 直陈语气：关于直陈语气基本上已經在《汉语动词的体时系統》(语法論集；第一集)中叙述过了，这里从略。不过还需要补充說明如下：

第一，直陳語氣的三個時制：不定時、決定時和進行時中，只有不定時是純粹的直陳語氣（客觀斷定語氣），而決定時和進行時則帶有置信語氣（主觀斷定語氣）的色彩。例如：“他們正在學習。/他們正在學習呢。”“我聽說過。/我聽說過了。”有時甚至于“呢”和“了”喪失了“時”的意義，只剩下置信語氣的意義，例如：“他快要來了”，“糟了”。“好極了”。“真太好了”，“他的缺點太多了”。“這個工作是誰做的？——當然是我們了”。“這茶涼不涼？——喝吧，熱着呢。”“我還要去呢。”

一般體限界動詞和限界體動詞的直陳語氣有時帶有決定語氣的色彩^①。如“你去學校不去？”“我去”；“我不去”。（表示決定）“你還去學校嗎？”“我不去了”。（“不去了”表示決定的改變。）“我走了”。“我回去了”。（臨行時的囑咐和招呼。）

但是它們表“時制”為常例，表“置信”“決定”為變例，因此我們認為它們是直陳語氣的時制助詞而不是其他的語氣形態^②。

第二，“了”和“呢”是構形助詞，因此與其說它是屬於動詞的，不如說它是屬於“述語”的。（注意語氣範疇本身就是述語性範

① 當完全語法化的限界體（動詞+撓尾部“了”[le]）用于這種情況時，表現極嚴格的不可更改的決定。例如：“誰跑我崩了[le]他。”（袁靜等著《新儿女英雄傳》47頁）“往后咱們指揮可得統一噏。”（同書298頁）（此处的“噏”——普通話的了[le]。“得”為助詞。）

② 王力先生在《中國文法學初探》中認為“矣”是決定時的形態。但在《中國語法理論》中却認為“了”是決定語氣，“呢”是夸張語氣，反而把決定時和進行時的意義當做變例。這是不正確的，因為直陳語氣的時制系統比“置信語氣”、“決定語氣”更必需，更重要。

再者，一般體限界動詞與限界體動詞的直陳語氣形式有時具有決定語氣的意義這一個事實。可以從下述例句中看出來：

1. 你昨天晚上為什麼沒有來？（什麼客觀情況使你不能來？注意“沒有來”是決定時否定形式。本句沒有決定語氣色彩。）

2. 你昨天晚上為什麼不來？（為什麼不願意來，為什麼決定不來？注意“不來”是不定時否定形式。本句有決定語氣色彩。）

比較上列兩句的責問意義的輕重，可以看出決定語氣的色彩的確是存在的。

疇。) 因此他們有时可以属于一个述語詞組。例如：

我不去。/我不去了。(“了”属于“不去”，这一句的述語是“不去”+“了”，而不是“不”+“去了”。)

他沒有来。/他还沒有来呢。(“呢”属于“沒有来”，表明“沒有来”的情况还在繼續。述語是“沒有来”+“呢”。)

第三，关于汉语动词的体时系統还必须补充一点。汉语动词只有“体”和“关系时制”两种语法范畴。至于絕對时制的语法意义(过去时、现在时、未来时)通常是用词汇形式表示的，但有时也用关系时制及直陈语气以外的语气的形态来表现。例如“他来了”是界限动词的决定时，表明他现在在这里，相当于英语的 He has come。但是“他昨天来了”却不是表现的关系时制，而是表现絕對时制，只说明他昨天的行踪。相当于 He came yesterday。在这里发生了代用的现象。未来时除用词汇形式表现外，主要是利用各种助词(快、将、就[去声])和助动词(要、会、去、来)来表现。同时条件语气(见下)也和将来时有密切关系。显然，未来事件的实现常常是依赖于一定条件的。这种“代用”用普通语言学的观点来看，是正常现象，而不是反常现象。例如俄语动词没有关系时制的形态变化，但是“现在时”可用来表示“不定时”的语法意义；又如 Дверь открыта, Дверь была открыта。(门开了)^①表现了“决定时”的意义，分别相当于英语的 The door is opened 和 The door was opened。英语是没有“体”的，“体”的语法意义常借动词本身的词汇意义、时制及词汇形式如副词表达出来。(参看《汉语动词的“体”“时”系统》一文。)这种“代用”实际上就具体地表现了“语法的选择性原则”。

第四，我们利用情态词可以在直陈语气的基础上表现其他语

^① 在某些情况下，“决定时”的意义转为“处于某种状态”，这时不再表示“发生了某种动作”，这就不能译为“门开了”而只能译为“门开着(呢)”。

氣。這些情態詞是“想必、一定、多半、大概、或許、當然、未必、應該、可以、可能、該、想、會”……此外還可以利用助詞，如“畢竟、還、連、甚至于、呢、嗎”可用于強調，“難道、呢、嗎”可用于疑問，“不、沒有”可用于否定，“就（去聲）、正、几乎”可用于確指，“只、全、是、不過、仅仅”可用于限制等。凡是用情態詞表現的都不叫語氣，而叫“情態”。從形態學的觀點看來，這裡只有一個“直陳”語氣。

第五，呂叔湘先生和王力先生認為“的”是“確認語氣”，“表明語氣”（見《中國文法要略》及《中國語法理論》）。但是我們認為這仍屬於直陳語氣。不過它是把形動詞用來做述語的（用系詞“是”，但有時可省略），因此不和一般的陳述句（他昨天來了）和描寫句（這朵花很紅）一樣，它是一種“判斷句”，（他[是]昨天來的，這朵花是紅的）。“確認語氣”的意義就是從這裡來的。在此，句型的不同造成了情態的差異。但從形態學的觀點看來，這仍屬於直陳語氣。

1-2 可能語氣：它表現對某一事件發生的可能性的肯定否定或疑問，它通常只能用于限界體動詞的一部分（結果體、繼續體及一部分終結體）。它的構成方式如下：

可能語氣	不 定 时	決 定 时	進 行 时
肯 定 形 式	Γ -得- Δ （看得見）	Γ -得- Δ 了 （看得見了）	Γ -得- Δ 呢 （看得見呢）
否 定 形 式	Γ -不- Δ （看不見）	Γ -不- Δ 了 （看不見了）	Γ -不- Δ 呢 （看不見呢）
疑 問 形 式①	Γ -得- Δ Γ -不- Δ （看得見看不見）	Γ -得- Δ Γ -不- Δ 了 （看得見看不見了）	—— 開

表中 Γ 表示動補結構動詞的“動詞部分”， Δ 表示它的“補充部分”。現舉例說明如下：

我看得見台上的表演。你看得見看不見？

我看不見。這根柱子擋住了。

① 這是中性的詢問。當疑問中包含詫異、追問、反問時，須用疑問助詞。例如：“你看不見嗎？你到底看得見看不見呢？難道我看不見嗎？”

这里有一个空位子，你到这儿来吧。現在看得見看不見了？

現在看得見了。…

前面有人擋住了，我現在看不見了。

我沒有被人擋住，我还看得見呢。

由以上例句可以看出：不定时的三种形式表現的是对某一事件的可能性的肯定、否定和疑问，而决定时就表現对某一事件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之間的互相轉化的肯定、否定和疑问，至于进行时，就表現某一事件的可能性（或不可能性）的延续。例如：“看得見了”表現由不可能到可能的轉化，而“看不見了”就表現由可能到不可能的轉化，而“看得見看不見了？”表現的是对这种轉化的疑问。“还看得見呢”显然表現可能性的延续。

与可能語气相近的有容許語气（ПОЗВОЛИТЕЛЬНОЕ НАКЛОНЕННИЕ）。

容許語气	不 定 时	决 定 时	进 行 时
肯定形式	Г-得 (吃得)	Г-得了 (吃得了)	Г-得呢 (吃得呢)
否定形式	Г-不得 (吃不得)	Г-不得了 (吃不得了)	Г-不得呢 (吃不得呢)
疑问形式	Г-得 Г-不得 (吃得吃不得)	Г-得 Г-不得了 (吃得吃不得了)	—

容許語气表現的是，某一事件是否为客觀情勢、社会及个別人所容許。举例說明如下：

冷水喝得喝不得？ 喝不得，可是冷开水倒喝得。

馒头已經熟了，現在吃得了。 我看还吃不得呢。

这所房子漏雨，現在住不得了。應該赶快修一修。我看还住得呢。

我看不得这种卑鄙行为。（我不能容許自己看…。）

他受不得这种侮辱。（他不能容許自己受…。）

这种行为要不得。

前三例表明客觀情勢的容許与否（可行式），后三例就表明个别人或社会的容許与否（允許式）。